



“古建天书”今读

◎汪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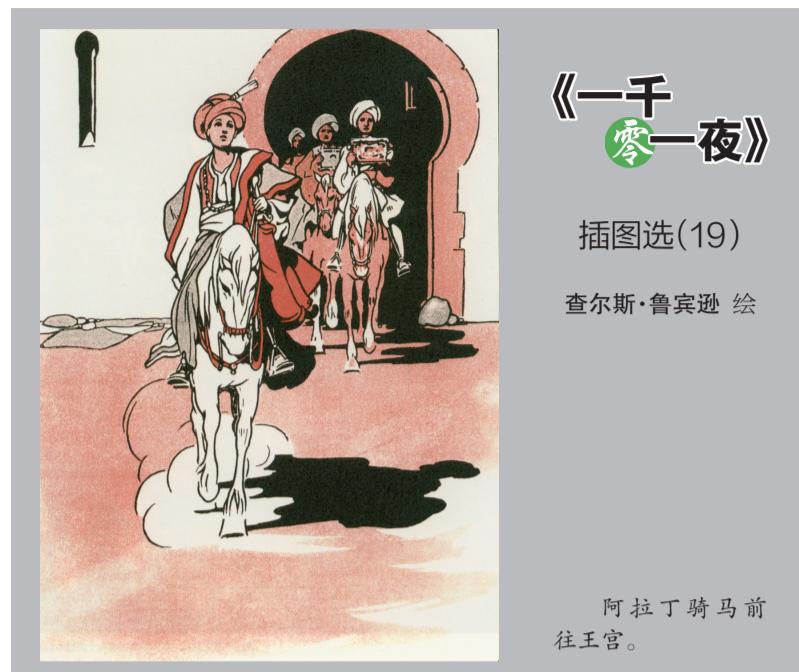
新购北宋李诫《营造法式》，相见恨晚。我最早是在梁思成《中国建筑史》中知道这部书的，并且得知梁思成、林徽因给儿子取名“从诫”，正是为了纪念《营造法式》的作者李诫。显而易见，《营造法式》一书在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夫妇心目中处于何等地位。

痴迷于建筑学的梁思成说，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，值得用一生去钻研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梁启超鼓励他系统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精华，并给他寄去一部陶湘勘校本《营造法式》，再三叮咛：“一千年前有此杰作，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。”梁思成阅后叹为“天书”，也正是这部集大成的建筑学名著，引领梁思成走上了精研中国古建筑的漫漫长路。由于李诫著此书时，许多唐代及之前的华美古建筑已毁于天灾人祸，书中列举的不少建筑实物因难以考定而出现差错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书的权威性。时过千年，梁思成充分吸纳历代建筑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，攻克一个又一个考证难关，将隐藏在这部“天书”背后的神秘面纱一一揭开。

李诫为官二十五年，其中在工部供职就长达十六年，所作《营造法式》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全面的营造学专著，从建筑物的门窗、拱眼壁板的规格尺寸，到帐幔、壁板、水槽等小件器物资料均应有尽有，无疑具有很高的科学与实用价值。北宋时期，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建筑技术已高度成熟，《营造法式》适时地规定了“凡构屋之制，皆以材为祖，材有八等，度屋之大小，因而用之”，也就是中国传统建筑学视为圭臬的“材份制”，这一基本制度沿袭至今，被建筑界称为“模数制”。这种建筑思想不仅有利于工时工种设计、材料成本预算，而且精减了设计程序，使施工效率大大提高。

在今天的建筑工程师看来，约占《营造法式》全书五分之二篇幅的各种建筑图样显然更为直观，因为时至今日，书中有些提法和专业术语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，读来颇费思量，所以这些精美的插图起着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些图样中有房屋平面图、剖面图，有雕饰和彩画的平面构成图，按照现代绘图学理论，囊括了建筑图纸中轴测图、正投影图和透视图等基本要素。

今天，我们有幸读到《营造法式》，真的要感恩千年以来历代藏书家对古籍的珍藏与传承。毕竟，科技类典籍在历朝历代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《宋史》居然没有给李诫立传，我们也就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关于李诫的只言片语。不管怎样，唯愿今后这本关于古建筑的“天书”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9)

查尔斯·鲁宾逊 绘

阿拉丁骑马前往王宫。



大宋繁华：造极之世的表与里

谭旭彬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本书聚焦无法在历史中发声的底层群体，呈现他们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状态，揭露了两宋“以九千万贫弱者，供养一千万食税群体”的“繁华”本质，颠覆了其所谓古典中国黄金时代的形象，对全面理解两宋的王朝体制具有启迪意义。

生活艺术

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 著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这本书不是关于生活艺术的设计指南，相反，它精彩地描述了我们生活设计的条件，施加在选择上的限制，以及设计、偶然性和性格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我们身处一个液态现代性、个性化消费者社会。这本书是关于社会如何影响我们构建生活轨迹的研究。

红楼三城

陈正荣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作者有感于《红楼梦》、曹雪芹家族与南京、苏州、扬州三座城市的特殊关系，首次提出了“红楼三城”的概念，并进而对三城的“红楼”遗迹进行了探访，结合《红楼梦》文本、曹雪芹家世，从一位写作者的角度揣摩、感悟，颇有心得，发而为文。

寻找裴斯泰洛齐

徐平利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是关于职业教育思维范式转型的探索之作，把职业教育看作一种“生命”现象，从世界职业教育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的生长与变化，追寻职业教育的生命主义本质，探讨生命主义本质之下的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主义思维范式。

老舍誉议《文心雕龙》

◎乔治

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，印过一册《文学概论讲义》。从目录上看，内容和体例与今天的大学教材差别不大。但正如老舍夫人胡絜青在新版“代序”中说的：“这本书，与其说是一部教授的《文学概论》，不如说是一部作家的《文学概论》。”

作家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，其《文学概论》不仅是知识和学问，还有创作实践的心得体会。也正是因此，

老舍在讲义中对中国文学理论经典《文心雕龙》颇多非议。他说：“《文心雕龙》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，而是一种文学源流、文学理论、修辞、作文法的混合物。它的好处是把秦汉以前至六朝的文说文体全收集来，作个总结。”刘勰只是总集前人之说，给他所知道的文章体格，一一作了篇骈俪文章，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创见。”

在作家老舍看来：“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，每人有他自己的风格笔



“吴兴书富第一家”

◎韩文起

归安丁氏号称“吴兴书富第一家”，而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只收录了丁杰、丁白两人。据载，“丁白字芮朴，号宝书，清咸同光间布衣。刻《月河精舍丛钞》，有自著书《风水法惑》”。

《风水法惑》卷首标注“丁芮朴著”，卷末有跋，谓“乃先大父手稿”，其落款为“孙男宝书”，则丁芮朴与丁宝书显然是两个人，而且还是祖孙。丁芮朴即丁杰族侄。据光绪十三年《丁氏族谱》，“芮朴，字敦甫，号山民。著有《风水法惑》”。其先祖本姓芮，“为赘婿于丁氏”，因而改姓，“伯叔祖辈命名俱系芮字，志不忘本”，故丁芮朴又名丁朴，育有两子：长子师光，无嗣；次子师揆，“子兆庆，出继兼祧本支”。而丁兆庆“字宝书，以字行，一字葆书。著有《安定言行录》《读书余识》《逊志录》《月河居士文钞》”。其中《安定言行录》乃许正綬原辑，由丁宝书“重加采辑”以后刻入《月河精舍丛钞》，并非丁宝书著，《读书余识》也是《读书识余》之倒，其余两种似已不存。又潘衍桐《两浙輶轩录续录》著录丁兆庆诗一首，其小传谓“字葆书，号月河，归安布衣”。

而丁宝书之为丁白，并无直接证据。1918年，吴昌绶“近颇买章硕卿家零星之件”，内有“湖州丁白《宝书阁著录》一卷”，于是向缪荃孙请教，“是否即月湖(河)精舍刻本之丁宝书”。1965年，吴则虞致黄永年函，也是询问“湖州丁白有《宝书阁著录》，俞荫甫有《丁葆书读书识余序》，二丁是一人否”。但缪荃孙与黄永年如何作答已不可知，所知者惟吴昌绶将《宝书阁著录》编入《松邻丛书》乙编付印，著者题作“丁白”，而吴则虞《续藏书纪事诗》则以丁白与丁宝书为同一人。不过，在吴则虞之前，1930年，刘纪泽在安徽大学编印讲义《书目举要补正》，附录《本书私藏书目诸家里贯受授表》已然持说如此，可谓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”。



势，每篇文章自有独立的神情韵调；一定法程，便生弊病，所以《文心雕龙》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，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。”

《文心雕龙》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可谓“显学”，相关学会团体规格极高，相关国际研讨会频频召开，相关论文、专著数不胜数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专家教授们的功劳。像老舍这样以作家的身份和立场来发表意见的，绝无仅有。